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
叶舒宪主编

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 ——一个近东的共同体

〔美〕南诺·马瑞纳托斯◎著

王倩◎译



MINUO WANGQUAN YU TAIYANG NUSHEN

陕西师

子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
叶舒宪主编



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 ——一个近东的共同体神

MINUO WANGQUAN
YU TAIYANG NUSHEN

〔美〕南诺·马瑞纳托斯◎著

王倩◎译

图书代号 SK13N1282

Minoan Kingship and the Solar Goddess:A Near Eastern Koine

© 2010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经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授权同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简体中文版。

版权登记号：25-2013-29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一个近东的共同体 / (美) 马瑞纳托斯著；王倩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3.12

(神话学文库)

ISBN 978-7-5613-7541-9

I.①米… II.①马… ②王… III.①神话—研究—古希腊
IV.①B932.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0273号



责任编辑 王丽敏

责任校对 谢勇蝶 梁 菲

装帧设计 田东风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www.snnupg.com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1

字 数 283千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7541-9

定 价 3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 85303879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阶段性成果

“神话学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叶舒宪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昌仪 王 杰 王孝廉 乌丙安
户晓辉 尹虎彬 田兆元 冯晓立
吕 微 刘东风 李西建 杨利慧
杨儒宾 陈连山 陈岗龙 陈建宪
陈器文 钟宗宪 徐新建 高莉芬
唐启翠 萧 兵 朝戈金 彭兆荣
楼家本 谭 佳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阶段性成果

“神话学文库”学术支持

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神话学会

“神话学文库”总序

叶舒宪

神话是文学和文化的源头，也是人类群体的梦。

神话学是研究神话的新兴边缘学科，近一个世纪以来，获得了长足发展，并与哲学、文学、美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精神分析、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当代思想家中精研神话学知识的学者，如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爱德华·泰勒、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恩斯特·卡西尔、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约瑟夫·坎贝尔等，都对 20 世纪以来的世界人文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研究著述给现代读者带来了深刻的启迪。

进入 21 世纪，自然资源逐渐枯竭，环境危机日益加剧，人类生活和思想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全球知识精英寻求转变发展方式的探索中，对文化资本的认识和开发正在形成一种国际新潮流。作为文化资本的神话思维和神话题材，成为当今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产业共同关注的热点。经过《指环王》《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纳尼亚传奇》《阿凡达》等一系列新神话作品的“洗礼”，越来越多的当代作家、艺术家、编剧和导演意识到神话原型的巨大文化号召力和影响力。我们从学术上给这一方兴未艾的创作潮流起名叫“新神话主义”，将其思想背景概括为全球“文化寻根运动”。目前，“新神话主义”和“文化寻根运动”已经成为当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影响到文学、艺术、影视、动漫、网络游戏、主题公园、品牌策划、物语营销等各个方面。现代人终于重新发现：在前现代乃至原始时代所产生的神话，原来就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文化之根和精神本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遗

产。可以预期的是，神话在未来社会中还将发挥日益明显的积极作用。大体上讲，在学术价值之外，神话有两大方面的社会作用：

一是让精神紧张、心灵困顿的现代人重新体验灵性的召唤和幻想飞扬的奇妙乐趣；

二是为符号经济时代的到来提供深层的文化资本矿藏。

前一方面的作用，可由约瑟夫·坎贝尔一部书的名字精辟概括——“我们赖以生存的神话”（*Myths to Live by*）；后一方面的作用，可以套用布迪厄的一个书名，称为“文化炼金术”。

在 21 世纪迎接神话复兴大潮，首先需要了解世界范围神话学的发展及优秀成果，参悟神话资源在新的知识经济浪潮中所起到的重要符号催化剂作用。在这方面，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并没有提供及时的系统知识。本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神话学的初衷，以及引进神话学著述，拓展中国神话研究视野和领域，传承学术精品，积累丰富的文化成果之目标，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神话学专业委员会（简称“中国神话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共同编辑出版“神话学文库”。

本文库内容包括：译介国际著名神话学研究成果（包括修订再版者）；推出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注重具有跨学科视角的前沿性神话学探索，希望给过去一个世纪中大体局限在民间文学范畴的中国神话研究带来变革和拓展，鼓励将神话作为思想资源和文化的原型编码，促进研究格局的转变，即从寻找和界定“中国神话”，到重新认识和解读“神话中国”的学术范式转变。同时让文献记载之外的材料，如考古文物的图像叙事和民间活态神话传承等，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库的编辑出版得到编委会同人的鼎力协助，也得到上述机构的大力支持，谨在此鸣谢。

是为序。

谨将此书献给古代世界的知音斯泰拉诺斯·亚历克西
乌与奥思玛·基尔。

前　　言

撰写此书之际，我正打算对《米诺宗教》（1993年出版）一书做补充，以便以新的证据对其做充分修订。但我错了。经过几个月的初步工作，我才意识到，对于一本在20世纪90年代写就的论著而言，补充工作远远不够。这些年，我关于米诺社会与宗教的观点有了进展，甚至在一些观点上有了本质性的改变。我感到现在需要去做的不是修订，而是创建一种新的阐释框架。我对埃及学、近东文学与历史知识的不断熟悉开拓了我的眼界，而这些都是以前我所忽略的，不过我对过去那些学派的不断了解在这方面也占据同样的地位。当阅读与重读伊文思先生四卷本的《米诺宫殿》时，我被这位伟人的巨大成就所震撼，他分析（很大程度上是诠释）了在他那个时代所了解的关于米诺的所有事物，试图创建一种没有文本支持的物质遗物历史。另外，伊文思还将这种历史置于埃及和（少许程度上）近东语境中。伊文思关于米诺对爱琴地区影响面程度的观点（这一点在他与艾伦·韦斯的论辩中被发挥到了极致）已经被斯派雷登·马瑞纳托斯（Spyridon Marinatos）在锡拉（Thera）的发掘所证实。伊文思甚至预测了米诺遗物在埃及三角洲的存在，而这一点被曼弗雷德·比塔克（Manfred Bietak）在埃及泰尔·埃里·达巴（Tell el Dab'a）的发掘验证了。

另外，爱琴研究正在远离伊文思所开拓的道路，结果使得伊文思最为基本的一些洞见面临遗失在过去的重重迷雾之中的危险。伊文思的论点之一便是米诺文明史与王权历史彼此密切交织。伊文思在其《米诺宫殿》中开篇就是关于宫殿时代诞生的介绍，而以科诺索斯最后一位君王的驾崩收尾。现代学者一般对由国王所统辖的相互关联的历史世界不大感兴趣，倒是源自部落社会研究的理论人类学模式让他们颇为激动。我在本书中要回到伊文思所倡导的那种研究模式之中去。

我要向那些给予我无私帮助的同事与朋友谨致谢忱，他们的思想奠定了我的观点。沃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向古典学者提出了文化共同体（cultural

koine) 这样的概念。我同时要向奥思玛·基尔 (Othmar Keel) 致以更为深厚的谢意，因为是他向我介绍近东或圣经时代的视觉性共同体。基尔创造了一种概念性的机制，近东的图像志与《圣经》文本因此而变得富有意义并彼此相关。谨以此书献给奥思玛·基尔与斯泰拉诺斯·亚历克西乌 (Stylianos Alexiou)。

我同时要感谢奥思玛·基尔在弗里堡、伯尔尼以及苏黎世的同事与学生，尤其是托马斯·斯托比 (Thomas Staubli)、西尔维亚·施罗尔 (Sylvia Schroer) 和克里斯托夫·尤林格 (Christoph Uehlinger)。

感谢克里特赫拉克利昂博物馆的那些朋友，他们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发现，并与我分享了他们的一些想法。我在这里特别要感谢诺塔·戴蒙普劳 (Nota Dimopoulou) 与乔治·雷塞米塔科斯 (George Rethemiotakis) 两位友人。

在米诺研究领域，英格·皮尼 (Ingo Pini) 已经通过米诺与迈锡尼戒指的出版，创建了可能性的最高规范。如果没有德国玛堡出版的《米诺与迈锡尼印章中的塞浦路斯》这部论著，本书不会付梓。

我要向宗教史领域的朋友致以谢意，他们已经阅读此书各种版本的手稿。以姓氏为序，他们分别是：保罗·格里菲思 (Paul Griffiths)、迪米特里斯·凯利塔塔斯 (Dimitris Kyrtatas)、埃纳·托马森 (Einar Thomassen)、尼古拉斯·怀亚特 (Nicolas Wyatt)。本书最后成稿时，肯尼斯·拉帕廷 (Kenneth Lapatin)、托马斯·斯托比提供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建议。

编辑瓦西里科·普利亚斯卡 (Vassiliki Pliatsika)、比尔·赖格尔 (Bill Regier)、塞巴斯蒂安·安德森 (Sebastian Anderson) 为本书的编辑付出了汗水。他们敏锐，富有耐心，他们的建议使我受益匪浅。

书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本人独自承担这一切。

南诺·马瑞纳托斯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001

第二章 艺术中的国王与王后 / 017

第三章 作为大祭司的国王与王后 / 042

第四章 诸神的御座——国王的御座 / 065

第五章 神明的居所 / 085

第六章 谁面对面看见了神明 / 101

第七章 米诺预言与王室权力 / 112

第八章 作为边界的宇宙山 / 133

第九章 双面斧、十字架与公牛头 / 146

第十章 圆花饰、半圆花饰与向内弯曲的祭坛 / 166

第十一章 米诺的彼世信仰 / 177

第十二章 王权下的太阳女神 / 191

第十三章 风暴神 / 212

第十四章 宗教共同体中神明的转化 / 236

第十五章 结语：献给伊文思 / 245

参考资料 / 248

图 录 / 278

译名表 / 287

译后记 / 296

第一章 导 论

在其整个过程中，米诺文明不断地从亚洲汲取营养……

——亚瑟·伊文思（1921）

克里特—迈锡尼文化圈绝对属于安纳托利亚与北部叙利亚文化共同体。

——赫尔穆特—西奥多·博塞特（1944）^①

二战之前，对于人们来说，将克里特视为近东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观念是非同寻常的。不过这种状态逐步得到了改善：在爱琴海研究领域，一条无形的界线将东方从西方世界割裂出来。米诺人的克里特已成为希腊文化与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近东部分则与小亚细亚西部地区尚无多大关联。近东地区地图并不包括克里特，反之，爱琴地区地图同样不包括近东地区。我在本书中的任务就是在新的精神地图上重新定位宫殿时代的克里特。具体说来，这张地图包括安纳托利亚、叙利亚、黎凡特地区与埃及。我认为这种尝试性的再创造，即公元前2000年乌迦特居住着国王的假说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种现实。在我看来，克里特理应被纳入近东观念性与政治地理学架构之中，这一点毋庸置疑。

尽管现代一些通俗作家将克里特与米诺及迷宫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关于古代近东的资料中并没有论及它们。^②对于居住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与埃及沿海地区的人们而言，与克里特岛名字类似的是迦斐托（Kaphtor）或迦斐塔鲁（Kaptaru），

^① 题记部分出自 Evans PM I, p. 15 与 Helmut T. Bossert. *Ein Hethitisches Königssiegel: Neu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und Entzifferung der Hethitischen Hieroglyphenschrift*. Istanbuler Forschungen 18. Berlin: Wasmuth, 1944.

^② 多数关于米诺时代克里特的流行书籍都将科诺索斯与迷宫联系在一起。参见 Time-Life Education. *Wondrous Realms of the Aegean: Lost Civilization*. Alexandria, Virginia: Time -Life Education, 1993; Harald Siebenmorgen, ed. *Im Labyrinth des Minos: Kreta—die erste europäische Hochkultur*. Ausstellung des Badischen Landesmuseums 27.1. bis 29.4.2001, Karlsruhe, Schloss. München: Biering & Brinkmann: Archäologische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Badischen Landesmuseums, 2000.

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被称为凯弗提乌 (Keftiu)。^①该岛屿被视为位于世界西方之地的一座岛屿，它位于大海中央。

与迦斐托 (乌迦特语是 kp̄tr) 相关的表述保存在埃及、乌迦特与《圣经》资料中。^②在乌迦特神话中，克里特是工艺之神科萨哈-安德·希斯 (Kothar-and-hasis) 的国度，迦斐托指“他居住的大海”^③。“夏普什 (Shapsh)，……将我的声音带到了克里特的科萨哈-安德·希斯那里”，我们在乌迦特的一段祷文中读到了这些语句。^④

这个最后信息的出现令人诧异不已：谁是那位有着双重名字的乌迦特国王？他为何与克里特相关？我们通常都会强调这位国王是一位工艺之神。一般都很少知道他还是太阳女神夏普舒 [Shapsh (u)] 的一位领航者，是他将太阳女神渡

① 多数学者非常肯定地认为，米诺人时代的克里特人就是埃及的凯弗提乌，他们有着叙利亚人的血统，迦斐托就是克里特岛屿。不过在一些场合，叙利亚同样被冠以此名。具体参见 Wolfgang Helck. *Die Beziehungen Ägyptens und Vorderasiens zur Ägäis bis ins 7. Jahrhundert v. Ch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9, pp. 26-27; Effie Sakellarakis and Yannis Sakellarakis. “The Keftiu and the Minoan Thalassocracy”, in Robin Hägg and Nanno Marinatos, eds. *The Minoan Thalassocracy: Myth and Re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t the Swedish Institute in Athens, 31 May -5 June 1982.* SkrAth 4°, 32. Stockholm: Paul Åströms, 1984, pp. 199-202. 还有一些比较老但富有批评性建议的一手资料，参见 Helmut T. Bossert. *Altkreta: Kunst und Handwerk in Griechenland Kreta und in der Ägäis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Eisenzeit.* Berlin: Wasmuth, 1937, pp. 62-72; Jean Vercoutter. *l'Egypte et le monade égyptien préhellénique: étude critique des sources égyptiennes (du début de la XVIIIe à la fin de la XIXe dynastie).* Bibliothèque d'Étude t.22. Cairo: Impr. de l'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11; Wolfgang Helck. *Die Beziehungen Ägyptens und Vorderasiens zur Ägäis bis ins 7. Jahrhundert v. Ch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9, pp. 26-35.

② 关于凯弗提乌的探讨，参见 Arthur J. Evans. PM II, p. 719；亦见上文注释①。扩展性阅读参见 Jean Vercoutter. *l'Egypte et le monade égyptien préhellénique: étude critique des sources égyptiennes (du début de la XVIIIe à la fin de la XIXe dynastie).* Bibliothèque d'Étude t. 22. Cairo: Impr. de l'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11. 《圣经》资料参见《圣经·旧约·阿摩司书》9: 7: “以色列人哪，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迦斐托，领亚兰人出吉珥吗？”这些参照皆与黑铁时代相关。

③ KTU 1.3 vi 15; Nicolas Wyatt. *Religious Texts from Ugarit: The Words of Ilimiku and His Colleagues.* The Biblical Seminar 33.2d ed.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2, p. 89.

④ KTU 1.3 vi 15; 将迦斐托等同于克里特并非有十足的把握，不过看上去最为真实。具体参见 Nicolas Wyatt. *Religious Texts from Ugarit: The Words of Ilimiku and His Colleagues.* The Biblical Seminar 33.2d ed.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2, p. 89, n.83. 同时参见 KTU 1.100 v 45; Nicolas Wyatt. *Religious Texts from Ugarit: The Words of Ilimiku and His Colleagues.* The Biblical Seminar 33.2d ed.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2, p. 383.

回了冥界。^①这位神明将其住所迁移到遥远之地克里特，这一信息并非毫无意义，它暗示着乌迦特人将克里特理解为作为太阳憩落之地的遥远的西方世界。就这种效果而言，埃及纸草中一段文字“远到凯弗提鸟”提供了支持。^②克里特就这样被视为接近西方文明世界的边缘之地，一座与神明接近的岛屿，太阳的憩落之地。（参见图 1-1）[在后期希腊人的思想中，这种类似的角色被赋予了长寿的埃塞俄比亚人（Ethiopians）以及虚构的淮阿喀亚人（Phaeceans），他们同样居住在世界的边缘，与神明很亲近。] 在埃及与乌迦特人的思想中，克里特的神话位置是众所周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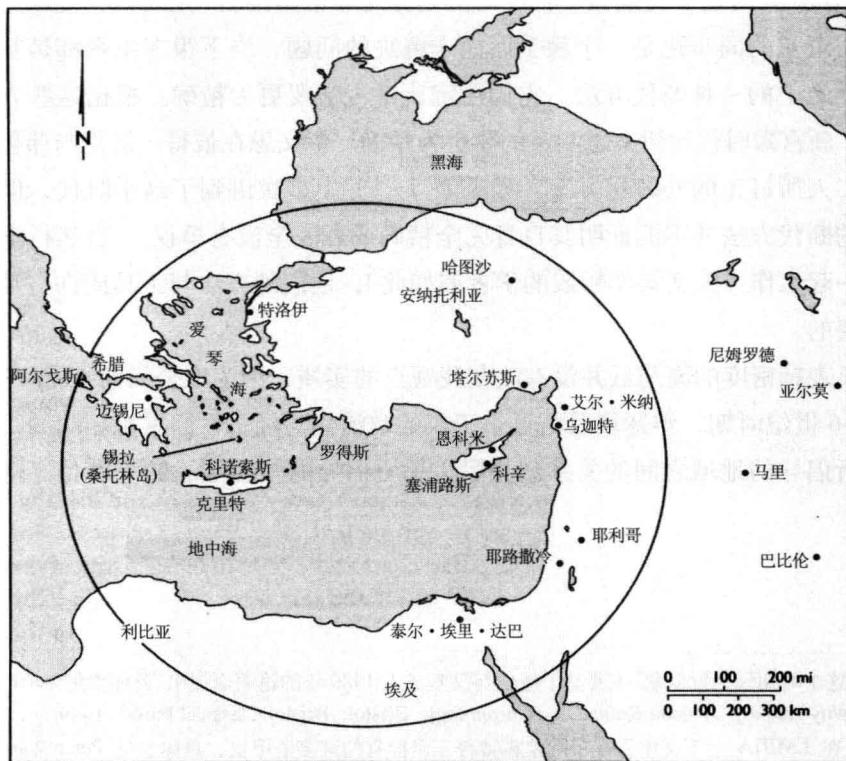


图 1-1 东部地中海 克里特位于圆周西部

^① Nicolas Wyatt. *The Mythic Mind: Essays on Cosmology and Religion in Ugaritic and Old Testament Literature*. Bible World. London: Equinox, 2005, pp. 19-20. 双重名字或许指的是神明属于这个世界与冥界的双重属性。

^② Papyrus Leiden I, in Helmut T. Bossert. *Altkreta: Kunst und Handwerk in Griechenland Kreta und in der Ägäis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Eisenzeit*. Berlin: Wasmuth, 1937, p. 55; Wolfgang Helck. *Die Beziehungen Ägyptens und Vorderasiens zur Ägäis bis ins 7. Jahrhundert v. Ch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9, p. 35. 克里特被视为“西方的世界”。赫尔克（Helck）将克里特视为世界西方的极地，而将潘特（Punt）看作位于东方的极地。

年表

本书所涉及的时代为新宫殿时代，即公元前 1650—前 1390 年。^①该时期被亚瑟·伊文思爵士划为米诺文明的黄金时期，一个和平而繁荣的时期，被冠以“米诺盛世”（Pax Minoica）之名。它与喜克索斯王朝晚期保持一致，与埃及第十八王朝初期也符合，同时与迈锡尼的竖井墓（Shaft Graves）所处时代也是一致的。新宫殿时代因科诺索斯毁灭而结束，时值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②

不过，要对这个时期做一种绝对的划分是非常困难的，主要因为爱琴地区与埃及、近东的同步化是一个棘手而尚未解决的问题。当下很多主张都是基于自然科学之上的一种断代方法，它们注定比考古学要更为精确。根据这些方法的测定，新宫殿时代比伊文思测定的要更为精确。伊文思在彼得·沃伦与弗鲁内·汉基二人所订正的共时化方案（参见表 1-1）中多次讲到了这个时代，但自然科学的断代方法并不能证明其自身完全精确或者完全没有争议。^③自然科学家与假说一起工作（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亦如此），他们的方法与工具或许与其自身是冲突的。

年表精密度的高与低并没有改变我观点的实质，因为在公元前 17 世纪与公元前 16 世纪时期，塑造埃及与近东王权的政治性与经济性因素是相同的，但本书中所倡导的地域之间的关系却与伊文思所倡导的较为低级的年表是保持一致的。^④

① 这个时期仅为近似数，主要基于沃伦与汉基二人 1989 年的论著而提出。具体参见 Peter Warren and Vronwy Hankey. *Aegean Bronze Age Chronology*. Bristol: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89.

② 在 LMIIIA 上下文中发现了阿蒙霍特普三世拥有的许多圣甲虫，具体参见 Peter Warren and Vronwy Hankey. *Aegean Bronze Age Chronology*. Bristol: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89, p. 137.

③ 关于年代学的资料汗牛充栋，除了这些论著之外，一些基本的文字资料包括：Peter Warren and Vronwy Hankey. *Aegean Bronze Age Chronology*. Bristol: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89; Sturt W. Manning. *A Test of Time: The Volcano of Thera and the Chronology and History of the Aegean and East Mediterranean in the Mid-Second Millennium B. C.* Oxford: Oxbow, 1999; Manfred Bietak. “Review of Manning, W. ‘A test of Time.’” *Bibliotheca Orientalis* LXI: 199-221, 2004; Malcolm Wiener. “Time Out: The Current Impasse in Bronze Age Archaeological Dating”, in K. Pollinger Foster and R. Laffineur, eds. *Metron, Measuring the Aegean Bronze Age*. Aegaeum 24.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2003, pp. 363-395.

④ 比如，印章与戒指上的图像。在埃及第十八王朝之前，LMIA/LHI（本书第十三章）中，国王乘坐战车的情节单元并没有出现。

表 1-1 米诺王国权威分期与历史时期

公元前 3650—前 3000 年	EM I	前宫殿时期
公元前 2900—前 2300 年	EM II	
公元前 2300—前 2160 年	EM III	
公元前 2160—前 1979 年	MM IA	
公元前 1979—前 1700/1650 年	MM IB—MM IIIA	旧宫殿时期
公元前 1650 年	MM IIIB LM I	新宫殿时期 火山爆发期 公元前 1500 年
公元前 1425—前 1390 年	LM II	科诺索斯崩溃
公元前 1390—前 1370 年	LM IIIAI	

来源：近似数据源自 Peter Warren and Vrowny Hankey. *Aegean Bronze Age Chronology*. Bristol: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89.

历史草图

如果我们采取伊文思精确度不太高的年表，那么米诺文明在公元前 17 世纪与公元前 14 世纪达到巅峰（公元前 1550—前 1450 年为其鼎盛时期）。正如前文所述，此为埃及喜克索斯王朝晚期与第十八王朝的统治时代，该时期正值米坦尼（Mitanni）帝国与埃及帝国争夺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从公元前 15 世纪开始，该地区主要的国际语言是以阿卡迪亚语形式出现的。威廉·莫兰（William Moran）为此论及“楔形文化”——一种促使国王与其臣子交流的书面语言。^①除了这种公用的书面语言之外，我们也可以探讨公共文化与意识形态。马克·范德·迈鲁普认为，统治了埃及大半王国与近东的王室家族，他们做起事来仿佛是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并且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村落；他甚至还讲到了“极权的联合”。^②迈鲁普明白，迈锡尼人的希腊是这个家族的一部分，但他并未对此

^① William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xv-xxvi; Eric Cline. “‘My Brother, My Son’: Rulership and Trade Between the Later Bronze Age Aegean, Egypt and Near East”, in Paul Rehak, ed. *The Role of the Ruler in the Prehistoric Aegean. Proceedings of a Panel Discu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New Orleans, Louisiana, 28 December 1992*. Aegaeum 11. Liège : Université de Liège, 1995, pp. 143-150.

^② Marc Van de Mieroop.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Blackwell, 2004, pp. 130-135. 他主要讲到了公元前 1500—前 1200 年这个时期。